

羅家倫  
編  
中華民國史料叢編

羣報擷華

羅家倫  
主編  
中華民國史料叢編

# 羣報擷華

中國國民黨  
中央委員會  
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印行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  
PDG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四月再版

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藏本  
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藏本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九月一日影印初版

# 羣報擷華

(精裝一冊)

定價：壹幣一五〇元  
美金 四元

發行者：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  
中央委員會

經銷處：中央文物供應社  
臺灣省台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之一  
郵政劃撥帳戶一四六一八號

印刷者：國

際印刷廠  
臺灣省台北市大同街一二五號  
郵政劃撥帳戶二一八一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清議報全編卷二十五目錄

附錄一 羣報擷華上

通論

憂患篇

上海選報

正例篇

上海選報

天人篇

上海新聞報

光緒庚子銷夏記序

上海中外日報

綜論辛丑年大事

上海中外日報

歷詆篇

上海蘇報

論國家相關之理

上海蘇報

各國變法功效攷三篇

上海蘇報

無極太極論

上海普通學報

英語考原

上海普通學報

蔡鈞致外務部書駁義

論中國爲各國聯盟之中心點

論不變法之害

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

論人才

強學會序

中國維新有關天下太平之局

治事篇

君民通義

男女平等之原理

人智新論

今日滿洲人宜稍爲中國計說

論二十世紀爲中國人強權發達之期

二

上海商務日報

上海商務日報

上海時務報

全上

天津日日新聞

北京強學報

膠州報

湘報

汕頭嶺東日報

香港中國日報

全上

香港中國旬報

香港循環報

萬國公政說

聖學會序

說雌

論變法當圓滿三德性

客述旅非洲華人近狀

觀戲記

中國官場派別說

原國

論帝國主義之發達及廿世紀世界之前途

澳門知新報

桂林廣仁報

星嘉坡天南新報

全 上

叻 報

舊金山文興日報

檀香山新中國報

東京國民報

橫濱開智錄

# 清議報全編卷二十五

附錄一

羣報擷華上

通論

憂患篇

上海選報

有憂患而後有思慮。有憂患而後有知識。有憂患而後有學問。有憂患而後有事業。謂憂患者。世界之所賴以演進。人類之所藉以存立焉可也。

原人時代。大風雨。大雷電。大冰雪。以及寒暑燥濕。毒卉惡木。凶禽猛獸。螫虫怪豸。皆能爲人害者。故人與人相慰問曰。無恙。噫。蟲能食人心。古者草居。蓋多此患。以今世界攷之。若烟瘴之區。若水土之病。如日本之脚氣等。若南海之鱷。若印度之蛇獸。若各處相傳驚恐小兒之語。知太古生人禍害多矣。聖人者起。爲之宮室。爲之衣服。爲之飲食。爲之城郭都邑道路。製器械以

助手足。合羣以壹心志。齊氣力。而人類之禍漸平。故韓非子曰。古者人民少而禽獸多。人民不勝禽獸。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爲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此爲人類之害。餘爲天時土地百物之害。凡自古世相演相傳。以迄於今。經幾險阻。經幾艱苦。一患難去。一聖人出。而人類一進步。世界

一增幸福而已。不知絞若干腦漿。流若干汗血。耗若干智慧。謀慮經營動作。而世界茫茫。來日方長。前患甫平。後患乍起。迎而見其首。隨而不見其尾。若航舟大海。茫無崖岸。日爭生死。于驚風險濤。危檣駭櫓之中。以冀性命之無顛墜。故憂患大矣。人乃日出其抵禦之力。而思所以制勝之。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則雖謂風雷雨電冰雪寒暑燥濕。以及毒卉惡木。凶禽猛獸。螫虫怪多。皆所以逼人類之有進步。而爲世界造幸福之具可也。詩有之曰。殆天之未陰雨。撤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莫敢侮予。孔子讀而感動之。以爲其義通于治國家。余謂大地之上。自有人類。何一時不若陰雨時乎。

飲食男女。人類與物類之所同也。而憂患之程度。則人與物有差。毛族居山。鱗族居水。羽族居林。飢則求食。樂則求偶。未嘗有預計。未嘗有遠慮。未嘗有探索物理之能。未嘗有干涉世界之事。人則異是。大抵其思深。其見遠者。其智愈濬。其能愈多。其位愈貴。其品愈高。約言之。有爲一身計者。有爲一家計者。有爲一國計者。有爲世界計者。故畫人之品。劣者近物。而上者達天。非洲之黑奴。一經釋放。不能自養。而澳大利亞之土人。但知食俄波孫。俄波孫者。亦名之爲木狗。棲于木上。澳洲土人。饑則繞木而求。攫而啖之。不得則饑。如是以爲常。而莫之思也。有勤爲稼穡之事者。告以春耕夏耘。秋收而後得食。則土人之腦筋。幾不能理。以爲是何能待也。此近于物類之智識矣。進而上之。有爲身家計者。苦思力作。不出家人婦子生產。



作業之外。語以國家之義。若視之而無物。索之而無迹。遼渺杳遠。無甚利害相關之事。如中國者。蓋身家主義極發達之民。而不知有國者也。歐洲人種。知有國家。知出而謀國政。視國事如家事。蓋國家主義極發達之民。而以言世界主義。則猶未也。無已。間遇之。倡宗教之教主數人乎。嗚呼。豎壽塵劫。橫覽十方。何以思深。何以思淺。何以慮短。何以慮長。由倒生植物類之無知。機生動物類之半知。而進至于直生人類之有知。由頭面之斜線。而進至頭面之直線。蛇面最斜線禽獸面。次斜線人面直線。由下等人種。近于猴子之至低腦角度。而進至至高之腦角度。千品萬狀。而獨居深念。高掌遠瞻。能生憂患之心。能出憂患之力。衆人之所憂患而憂患之。衆人之所未及憂患者而憂患之。何其若鳳毛麟角。火齊木難。舉世珍奇。而不易數數觀也。昔人有言。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而大地泰輿。日月光華。卒恃此若而人憂患者之力。天時之患。則禦之而已。土地之患。則備之而已。百物之患。則制之而已。獨至人類與人類之患。其最不可理乎。中古以還。天地百物之患熄。而人類之患滋。有家與家之爭。有族與族之爭。有種與種之爭。有國與國之爭。有貴賤之爭。有貧富之爭。凡所謂爭。皆患氣之陰伏於中。而不能已者也。古者患人類之無夫婦也。有夫婦矣。而又有不平權之患。古者患人類之無君臣也。有君臣矣。而又有專制之患。古者患人類之無等級也。有等級矣。而又有不平等不自由之患。民惟不知其爲患也。則己。知其爲患也。則必思去之。去之之事。或以口舌。或以文

字。或以刀兵。歐洲十八九世紀交互之間。患之發於內者。於是有革政之事。革命之事。十九世紀交互之間。患之洩於外者。於是有商戰之策。殖民之策。民族帝國主義之策。今者歐勢東漸。日長炎炎。紅種人不知也。而莫之憂。而紅種夷矣。黑種人不知也。而莫之憂。而黑種奴矣。櫻種人不知也。而莫之憂。而櫻種微矣。黃種人不知也。而莫之憂。而黃種除日本尙有生氣。餘皆國亡地失民散。存者若中國。若高麗。若暹羅。若波斯等。皆奄奄一息而待斃矣。夫中國固所謂開化最早之國也。前者聖人迭興。有能平天地之患者。有能平百物之患者。有能平人類無倫序等次而散亂凌奪之患者。若製宮室之聖。若製衣服之聖。若製火化之聖。若製醫藥之聖。若治歷明時。治水蠶九州。播百穀之聖。若定君臣上下父子夫婦倫常之聖。凡古之聖人。爲吾人所尸而稷之。社而祝之。舉其榮榮大者。有若有巢氏。燧人氏。黃帝氏。堯舜氏。有若禹。若湯。若文武。若孔子。若其餘諸子百家之各明一理。各樹一說者。皆有效力於我種人之文明。而其功爲不可沒者也。及內羣人類之患。澹而有外羣之患。則有若匈奴。若契丹等。雖處之未得其宜。制之未得其道。然而當其時。中國之文化。固勝于匈奴契丹等。萬萬。故驅逐之不能。則羈縻之不能。則優柔而含容之。及其終也。武功不能勝。而文教勝之。國羣不能勝。而社會風俗間亦勝之。雖勝負各半。未得上策。而於我種人之存立。固無害也。自近百年來。海道大通。歐人屬至。其國之內治。我不及焉。其國之外力。我不及焉。其

學術技藝遠謀深慮堅志宏力。我不及焉。是故今日之歐人。可一言以正告之曰。非猶夫昔者與中國遇之匈奴契丹等也。其交接之道。亦非可以昔日待匈奴契丹者待之也。其有害於我中國之種族之社會之文化。亦非若匈奴契丹等之毫不損我。行將爲其風潮之所捲。而掃地零落盡矣。而猶以匈奴契丹等視之耶。且夫我中國之待匈奴契丹。固未得上策。而又何恃乎。欲以之待歐人。昔日之待外人。亦不妨運用蠻野之政策。曰我強則殺敵。敵強則容之而已。今則取殺之之策。我不能殺敵。而爲敵之所殺。取容之之策。則彼以其大力之所包含。入我堂奧。吸我膏髓。制我死命。數年以來。不戰則已。戰則喪師失地賠款。則用殺之之策之誤也。不和則已。和則條約之所損失。商務之所損失。財權兵權礦權路權教育權之所損失。日朘月削。彌有已時。則用容之之策。而不思有以抵制之之誤也。夫用殺之之策不可。用容之之策而不可。此其故非他也。彼固有勝於我者在也。非猶夫昔日之遇匈奴契丹等。彼有所恃以勝我。我亦有所恃以勝彼者之兩足以相當而無所懼也。夫勝之之策亦無他道。事事求有進步而已。使我之政治進步。學術進步。社會進步。風俗進步。技藝進步。教育進步。而內治外交理財練兵。一一進步。與彼之所以挾以勝我者平等。斯勝負之數亦平等矣。而進步之次第。亦不外兩道。一曰棄我而學人。若是者佛謂之行捨。猶行者欲進前一步。必捨其故步也。昨日之事。譬如從昨日種種死。今日之事。譬如從今日種種生。能取用一

切者。謂之大智。能斷離一切者。謂之大勇。毋睡眠。毋係戀。毋苟且。因循姑息。紛飾畏怖。驚恐搖惑。疑懼自怯。不定。乍進乍退。且前且卻。可彼可此。忽甲忽乙。此果決之策也。一曰取人以合己。凡事皆具有二力焉。一曰因襲之力。一曰改革之力。人無日不因襲。無日不改革。因襲之力。爲因地。爲由來。爲自然。改革之力。爲人爲。爲物競。爲淘汰。不易之與變易。變易之與不易。勻而和之。交互參雜。而天擇之事出。天演之道行焉。總世界爲總世界之天演。一世界爲一世界之天演。析而一國自爲一國之天演。一羣自爲一羣之天演。一種自爲一種之天演。一族自爲一族之天演。一鄉自爲一鄉之天演。一家自爲一家之天演。一身自爲一身之天演。內力發生。外界感遇。生生滅滅。剎那無已。據人之腦質言之。含三萬萬個細胞。一分鐘換三千五百個。一點鐘換二十萬個。一日換五百萬個。約六十日而全易。中土往哲之言曰。天道十年而小變。三十年而大變。歐洲哲學家言。有過去。有未來。無現在。蓋分去來今爲三期。則去之境甚長。來之境尤長。而今之境。自無疆土。不過割去與來兩者之境。而強名之耳。故曰無現在也。雖然。後之銜前。必與其前者相接。無突然者。銜接之間。取其宜捨其不宜。取其合捨其不合。是故頓漸之教。視其人而差之。視其時而差之。視其地而差之。而變法之事。必因其歷史。必因其社會。必因其風俗。必因其人民歷來之性質。用濫用烈。用寬用嚴。用威用誘。用順用逆。有先時之言。有應時之言。有矯俗之政。有循俗之政。有造時勢之事。有因時勢

而造之事。參之復之。斟之酌之。運用於一心之妙。而求有以合當世之宜。此和合之策也。楚王有言。不穀不德。而逢大敵。誰非邦人。莫肯念亂。是貴乎有憂患之心。而後有憂患所從出之事矣。

且夫國家有以內部之故。而影響及於外部者。亦有以外部之故。而影響及於內部者。而中國數年以來。多以外交之故。牽連其內動力。此何也。中國形勢。沙磧障其北。崇山限其西。大海泱泱。瀕洞其東南。其間鉅陸。豐博有容。人民之生其間者。爲山海所阻隔。其思想不能及遠。而又以其內部地大物茂之故。故常自視其國若天下。而有好自尊大閉關獨立之心。又其執業便農。其家族主義。倫紀教化。極易發生。其政治風俗語言文字。易於統一。至於執業已定。教化已習。政治已安。風俗已馴。人民優游其下。遂以爲此外無道。此外無法。故數千年治亂反覆。要不過一朝之盛衰。一姓之起落。至於執業教化政治風俗。固一統相沿。如一日也。及與白種遇。初亦以蠻夷島國視之。至以兵戰而兵敗。以商戰而商敗。而推求其所以致此之由。於是有驚其技藝者。有究其政治者。有攷其學術者。而變法維新之說。闢上下矣。雖然。使果不必變法。不必維新。而守吾古來之慣習。足以抵制外人而有餘。誠何取乎紛紛變更爲所可惜者。挾舊術舊法。實不足以相勝而自立耳。不自知其不及者。愚也。知其不及而自護之。則自欺也。且猶不能不變者。則在吾人設想數十年之後。而有一絕大驚心駭目之

事。此固非歐人之以鐵甲魚雷。利礮快槍。蹙迫我中國之土地。轟裂我中國之人民也。其禍匪他。我之利源竭耳。同此資生之道。而所求以資生者。彼以羣。我以獨。彼以巧。我以鈍。彼以機器。我以手足。彼以人工。我以天產。彼之所習。我之所不知。彼之所長。我之所不能也。而尤有進者。彼以出物多。甲乙交換。互得其益。故其用物也。利繁利精。而其取值也。利貴。我以出物少。一手足之所爲。祇有此數。故其用物也。利簡利竄。而其取值也。利賤。而通商以來。用物日繁日精。而值亦日增。試以一物言之。昔湏若干者。今增若干倍。轉瞬而又將增若干倍矣。以中人一家言之。昔用物若干而有餘者。今用物增若干倍而不足。昔用欸若干而有餘者。今用欸增若干倍而不足。而出物之程度如故也。贏財之程度。若工賃等類。雖亦畧增。而大致如故也。以日後言之。一人之養湏若干。而中國人不足也。則養身之事廢矣。一人之教湏若干。而中國人不足也。則興學之事荒矣。若礦若路若大工程若大公司。湏若干欸。而中國人不足也。則工商之力薄矣。夫財者生人之命。猶血輪之所以榮衛其身也。血輪枯而人衰落。利源竭而國家社會。皆將槁萎無生氣矣。覆國乎。亡種乎。一退落於大劇場大舞臺之下。而豈能復與人爭存立乎。且試詳攷中國之國家之社會。其於生人存養之道。初非有大經緯規則於其間。聽其自爲之而自治之。猶一羣之草。無行列。無灌溉。自相概擠。而爭吸取土地固有之脂膏。以爲生活而已。試檢中國之歷史。其所謂亂世者。無他。太平久則生齒繁。

生齒繁則衣食不足。衣食不足則人心思亂。人心思亂則亂事應之。丁是時也。其朝爲亡滅之朝。其君爲式微之君。而其人民則瘡痍流離之人民也。凡致亂之大概如是。變亂久則生齒減。生齒減則衣食易。衣食易則人心思治。人心思治則治運應之。丁是時也。其朝爲興發之朝。其君爲開削之君。而其人民則爲歌舞太平之人民也。凡致治之大概如是。嗚呼以數千年任天行而生存之民。突入而與進人治之民爭。危乎不危乎。怠乎不怠乎。此吾人之所爲悄悄而悲。而不知憂患之何自而生也。

世間之無憂患。則皆無知識之類也。燕雀之巢於焚幕。母雛相顧。啁啾相樂。若怡然而無事者。彼固不知焚之將及已也。螂之捕蟬。雀之捕螂。各自以爲無患。何則。彼之智固不足以及此也。惟人亦然。智識愈增。憂患愈增。今夫氓隸之子。流俗之人。收穫減數升斗。則憂形於色。尺田分地。鄉里相爭。則鬪死而不顧。而獨於國家之事。日日賠欸。時時割地。歲歲喪師。息息權利。爲外人所侵蝕。而眯目而不見。充耳而不聞。若以爲無與已事者。此其去燕雀螂蟬之智也。僅矣。以如是人民。立如是國家。結如是社會。而與白種之人遇。固未有不至於敗亡者也。且夫今之白種。固地球最強之種。黃種之勢力。遜之遠矣。然而白種人。猶時時有黃禍謂黃種之滅之說。驚動於其心目之間。而駭怖於其夢寐之中。是何其憂患之深也。彼於機之未發者而憂之。我於機之已熟者而不之憂。彼於事之未至者而憂之。我於事之已見者而莫

之憂。是即謂歐種人之與中國人。智愚強弱貧富之分。分以此焉可也。

十

且夫小人之所以爲小人者。非無思慮也。非無經營也。而其所思慮經營之圈界。甚狹而小。大致不出一身一家之外。而君子之所思慮。所經營。則有一羣之事焉。一國之事焉。一種之事焉。一族之事焉。一社會之事焉。一世界之事焉。夫所謂有群國種族社會世界之事者。非謂棄身家而不顧。謂其視羣國種族社會世界。實與一身一家有密切之關繫。故其視羣國種族社會世界之事。有時直大於一身一家之事。否則亦與其一身一家之事等耳。若窮索其腦筋。祇有身家而不知其有他。則適成爲小人之見解已。其見解遜矣。則其智識必短。其智識短矣。則其能事必滅。其能事滅矣。則必舉世界應爲之事業。讓之他人。應盡之責任。讓之他人。應享之權利。亦即讓之他人。他人爲治之人。而已則爲受治之人。他人爲使之之人。而已則爲受使之之人。他人爲指示。而已則爲服役焉。他人爲羈勒。而已則爲牛馬焉。以人類享有管理全地球之榮名。卽有管理全地球之事爲。一人放棄之。積而至於人人放棄之。則世界將復返於荒古。此羣之人放棄之。而彼群之人未放棄之。則此羣之人。必日貧日愚。日賤日弱。而爲彼羣之人所佔據。所號令。不觀白種人之言乎。曰世界者公有之物。彼委廢而不理。我取而代治之。極合公理。是卽我中國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之意也。且夫人類之始。固奪禽獸百物之世界而佔有之。卽我中國自黃帝以來。布種於大陸之上者。亦奪羣夷諸



蠻之地而有之。是則佔有世界。其事之果合公理與否。且不必論。而要爲地球通行之公例矣。嗚呼。人者羣物也。以羣生。以羣治。以羣強。以羣昌。而專制政體。利人之有身家主義。無合羣主義。其敗也。亦由於其人之知有身家主義。而不知有合羣主義。合羣者無他。擴身家主義而大之者也。合羣之利無他。合人人之身家。以保其一身一家者也。然而思力短淺。志慮薄弱者。語以此義。有若井蛙之於海。夏蟲之於冰。驚爲河漢而無極也。此世界所以多亡種之民也。

天地間兩物相遇。則競存之理即行乎其間。國與國遇而興滅之事出焉。其甲國不滅。乙國亦不滅者。必其兩國之程度相等。彼此皆有以自立者在。否則無倖焉。種與種遇而存亡之機判焉。其甲種不亡。乙種亦不亡者。亦必其兩種之程度相等。彼此皆有以自立者在。否則無倖焉。今者地球大通。種與種遇。一人種生死之大關鍵。勝負之大鬪場焉。是必昏昏焉以生。昧昧焉以死。一無所知焉則己。有所知而外象之激刺。內智之發動。必有踉蹌焉。惕息焉。芒芒乎若有失。皇皇乎若有求。而處則風雨一廬。時聞歎息之聲。出則江湖奔走。顏色憔悴。爲誰辛苦爲誰甜。有不能自解其故者。此時也。試出而相天下士。其帶有鬱伊慨憂之色。內精強而外瘁傷。若病非病。若老非老。若衰非衰。則開通而憂國之士。十得七八焉。其美麗姚冶奇衣婦飾。及夫顯耀威赫。時露其堂上一呼堂下百諾之氣象。而又雍容以爲得體。安詳